



水运航员的故事故事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收入了27篇文章，其中有短篇小说、特写和海员斗争史话等。领航员的故事是其中的一篇。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十年来我国水运事业的巨大变化，刻画了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这里可以看到新中国水运事业的辉煌成就和海员们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

領 航 員 的 故 事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門外和平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六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

1960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60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5 1/2 張

全書：124,000字 印数：1—2,800 册

統一書号：10044·16019

定价(3)：0.50元

目 次

編者的話	(3)
領航員的故事	陸品山(5)
紅色領港員	侯百朋(17)
中國人再不受氣了	嚴發春(29)
一條扁担的故事	王興國(33)
第一次領航	陳建國(42)
退休	高尚卿(47)
乘貨船的旅客	陸品山(52)
老銅匠	潘 波(58)
新運行圖	鄧國培(62)
春天的花朵	陳建國(70)
預防為主	王樹三(77)
他當上了舵工	林 青(81)
休假	高 潔(87)
龍宮的祕密	夏施霖(91)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	劉炎松(99)
榆港夜航	李起龍(104)
天星洲水道的今昔	陳鴻標(110)
支前的烽火	金寶山, 黃松根(115)
川江航運标兵	陳開華(128)
塘沽新港的十年	王善智(136)
天涯海港好興旺	辛 凱(143)

祖国东海之滨的明珠——青島港	金吉邨(147)
斗争在海港运输线上	秦皇島港港史編写小組(152)
七月十五日	黄声孝(159)
空手夺枪	郑长山口述 义韶、振兴整理(163)
跃进声中話从前	許国珍(166)
眼睛的故事	若 仙(169)

編者的話

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前夕，我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編选了这本集子。十年来我国的水运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里选入的27篇文章是水运职工們用不同的文艺体裁反映了水运事业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不断成长的、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的精神面貌。讀了这些文章使我們振奋、鼓舞，从而更加热爱劳动，热爱我們的祖国。例如大連港引水員严发春同志写的“中国人再不受气了”一文，作者用他亲身经历的生动地說明了新中国水运事业的成就。文章中說：解放前他是一个小火輪的水手，解放后党把他培养成为国家的引水員。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离开大連港时会說：“大連港是个不动港，可是我們走了以后，中国人会把它变成‘不动港’！”并且說：“中国人絕對培养不出引水員来”。但是，解放后我国培养了許多引水員，十年来已經有20多个国家的船只被安全地領进大連港，仅作者一人就領进大連港191只外国船只，从未发生过事故；外国船长在領港簿上每次都签有“优秀”字样，就連說我們会把大連港变成“不动港”的日本人，也不能不签这两个字。讀了这篇文章，使我們深深地感到，中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了，作一个新中国的海員是幸福的。

“塘沽新港的十年”、“天涯海港好兴旺”和“祖国东海之滨的明珠——青島港”三篇，描述了我國港口建設的新面貌，使我們看到了我國海运事业的巨大成就和光輝远景。

这里选入的几篇小說，如“一条扁担的故事”、“第一次

領航”和“新运行图”等几篇写的比較生动，特別是在人物的精神面貌上，刻画的比較深刻。

十年来我国水运战綫上，曾涌現了許多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这些典型的人和事，需要我們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歌頌他們，发揚他們，从而鼓舞广大的水运职工发揮更大的劳动热情。我們相信水运职工們在党的培养和关怀下，通过生活实践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編 者

领航员的故事

陆品山

“咣，咣，……”上海江海关的鐘楼上，响着清脆的鐘声。这时天刚黎明，黄浦江还籠罩在春天的薄霧中。东方露着紅紅的朝霞。一艘青色的領江船，划破平靜的江水，向前駛去。她的甲板上，站立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人。一个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由水手提升到船长的引水員赵阿祥，五十多岁，穿着黑色的呢制服，袖上鑲着四条金綫。他望着两岸林立的工厂，滿面帶着笑容。另一个是海关检查員王林。他俩是一道上英国船“百德富”号去执行任务的。

“你从前撑过一万吨的英国船沒有？”王林打破了早晨的宁静，拍了一下阿祥的肩膀問。

“撑过，当然撑过。”阿祥說：“十年前，我撑的‘奥瑞登’号就是一万吨。不过，那个时候呀，我不是船长，而干的是他們‘尊称’为‘烂水手’的工作。”

“这是过去呀。”王林說：“今天，一万吨的英国船，要听你来指揮啦。”

“是啊！想到这一点，我高兴得夜里也睡不着。”阿祥望着水面，想起了昨天的事来。昨天，吃晚飯的时候，他就对老伴說：“把鬧鐘发条上上紧，开到明早五点响。”老伴說他疯了，說为什么要这样早？在她看来，从前，年年月月在海上，家里沒有安安生生睡过几天觉。如今，公休了，根本用不着这么早起身呀。而阿祥，对公休要他呆在家里，难过死啦，站

也不是，坐也不是。他想：人家在大跃进，我在干什么呀。所以，昨天他跑到党委办公室，要求提早上船。张書記向他笑笑，要他安心休息。他没法，就到調度室去想动个“私情”，那知自己的船不在上海，却打听到明天有一艘英国船申請入港，还没有引水員。經過領導上研究，这个任务终于給了他……所以今天一早，他穿起四条金线的船长制服，背起他解放前用自己仅有的积蓄买来的望远镜，也不顧自己的胃病复发，匆匆吃了点泡飯，就奔向引水船了。

引水船很快地駛出了吳淞口，向东駛去。大海，一覽无余，海鷗在縱情飞舞，漁船在揚帆远航。阿祥看到这景象，有一股甜絲絲的对祖国热爱的感觉，从心底升起。他今天，是代表祖国引領英国船进港。而解放前，帝国主义的船只根本不用中国的引水員，就擅自进港。現在，引水权掌握在我国人民自己的手里啦，他越想心里觉得越甜。

引水船繼續向东行駛着。阿祥举起望远镜了望东方的海面。在水天相連的地方飄着一股青烟，然后，逐漸的露出了两个竹笋似的尖尖儿。阿祥知道，这一定是他就要引領的英国船的桅干。过了一会他仔細的觀察着她的大桅、烟囱、駕駛台。他儘力想把对象了解清楚，以便作好引領准备。他愈看得仔細，愈觉得奇怪：这艘船的大桅、烟囱、駕駛台，怎么和他十年前干过的“奥瑞登”号这样相象呢，是一对“亲姊妹”么？

“嗚！嗚！”英国船拉响汽笛，在銅沙浅滩外面下了錨，等候檢疫、引領。

引水船很快地接近了英国船。阿祥看到有个水手，握着一捆繩梯，走到舷边，肩胛一側，右手朝外一甩，双手熟練地在帶纜桩上紮紧。阿祥看到这个純熟、老練的动作，不禁想起以前曾經同船共事的一个菲律宾朋友来，会不会是他呢？“不可

能，这是十年前啦。”他不敢繼續想下去。

引水船“兵”的一声靠攏了“百德富”号。王林催促阿祥說：“赵船长，快上。”

阿祥右手把望遠鏡朝脖子上一套，踏着繩梯木板，一級一級地蹬上了甲板。

这时甲板上，站着一队整齐的水手，这是在迎接引水員的到来。阿祥，一眼瞥見了刚才放繩梯的水手：全身漆黑，面孔黃里帶褐，額上還长着块紅的痣。这不正是曾經共事的辛迪南老朋友么？他又定睛看了他一会，不禁跑上前去，抱住了他：

“啊！辛迪南！”

这个水手被阿祥突如其来地一抱，呆住了。向阿祥端詳了半天，才高兴地用純熟的中国話說：“啊呀！你是阿祥。”

“是啊！真想不到，我們会在这儿会面。”

王林見了这个动人的場面，笑着对阿祥說：“原来你們是老朋友，多年不見，談談吧。我先去和船长办进港手續，办好後，我再通知你引領。”

两个別离十多年的朋友，依着船舷，暢談了起来。

“啊！你和你的国家，交上好运啦。”辛迪南說：“那一次，你掉海後，我虽然甩了一个救生圈，但还为你耽心哪！想不到，你还活着！”

“是啊！那一次，我真是死里逃生。”十年前的往事，又在赵阿祥的面前浮現：那是1949年10月初，“奧瑞登”号不幸在太平洋上遇到了兇惡的台风。一个大浪，把阿祥和辛迪南的房間，打了滿屋水。船壳鉚釘綫附近被浪打裂了几处。桅上無線电的天綫，忽然断了。船长迈倫拉斯，跑到水手房說：“快！誰上大桅接好天綫，发五百块美金。”

在台风中上大桅，这是有生命危險的事，所以誰也不作声。

忽然，赵阿祥站起来说：“我去。”

辛迪南一把拉住他，阻止道：“你命也不要啦！誰見過这样大的风浪天，能上大桅？”

可是阿祥收紧了褲帶，坚决地说：“我不是貪財，我知道，現在有电报就可以求救。为了全船的生命安全，我应当上去。”說着，就直奔大桅，象猴子般地攀了上去，很快地把天綫接好了。后来不知天綫已有电呢，还是船突然向右傾側过甚，阿祥一下从大桅上掉了下来，掉进了象开鍋一样翻滚的大海……

阿祥觉得全身发冷，呼吸困难，无情的海水灌进他嘴里。他心中明白自己是掉在太平洋里了，就屏住呼吸，划动手脚，向上漂浮，当冒出头来之后，輪船已經远去。他向四面望望，忽見左面漂着一个东西，就使出全身气力，向着这个东西游去，啊！原来是个救生圈。他一看这个被油漆得紅白清晰、字号恭正，写着‘18’号的救生圈，就猜定是老朋友辛迪南抛下来救他的……

“你后来怎样得救回国的？”辛迪南惊奇地問阿祥。

阿祥回答说：“我抓住了你抛下来的救生圈，在太平洋上漂了两日两夜。我当时，是多么怀念祖国啊。祖国虽然貧穷落后，可终究是我生育之地呀！我为自己再也不能回国而伤心。恰巧，第三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东面有輪船向北开。我想这一下，有了活的机会啦，就撕下衬衫袖子，上下揮舞着。想不到真巧，它是一艘苏联船，发现了我的求救信号后，馬上放下救生艇，把我救了出来。那时上海已經解放，他們就把我送到了上海。”阿祥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問辛迪南：“你怎么离开‘奥瑞登’，到这艘‘百德富’啦？”

“啊呀！你不知道，这是換湯不換藥。老板嫌‘奥瑞登’这

个名字不好听，因为按中国話的意思是代表‘臭婊子’，所以把名字改为‘百德福’了，也就是按你們的說法是‘美丽’的意思。”

“喔，是这样啊！……現在你提升啦？”

“还是老行当。可是啊，这个舵，在海里，象跳‘搖擺舞’，真难使……”

这时，大桅上已經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阿祥一見，暫別了辛迪南，上駕駛台去执行引領工作了。

啊！沒想到，船长还是迈侖拉斯。阿祥理了理制服，跨进了駕駛台。

迈侖拉斯見了阿祥，似乎也一怔，他惊疑这个‘烂水手’怎么还会活着。他知道阿祥从沒进过航海大学，現在怎能担任引水工作呢？所以問道：“你們中国，沒有船长吧。不然，为什么不派船长来引領？”

阿祥听了，严肃地說：“我們中国，工人能当专家，水手能当船长。我經過国家攷試，已經合格。現在，我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引領你輸进口的。”

英国船长眼里流露着不信任的神色。可是他看到阿祥袖子上的四条金綫，只好悶声不响地将船交由阿祥来指揮。

阿祥的眼睛，向駕駛台四周看了一下，一切設備，与十年前一样，灰溜溜的，就象它的老板一样，沒有一点神气。阿祥又用望远鏡向海面了望了一下，就发布了一道命令：“起錨！”

“的鈴——”船头响起鐘声，挂着的黑球，落下来了。錨已离开地面。

“正舵，快車！”阿祥又发下了命令。

“百德富”号在阿祥的指揮下，快速前进。

突然，迈侖拉斯在阿祥背后說了句：“PILOT, STOP-ENGINE”(領港，停車)。本来，阿祥可以不理睬他，为了郑重起見，就問道：“为什么？”

“前面有沉船，危险，应避讓。”英国船长从前来过上海，知道这段航道的情况。

阿祥說：“前面有沉船，我知道，叫江亚。不过，你不用耽心，去年，她已經在我們的长江上航行了。”

“宣传，中国人好宣传。”迈侖拉斯对阿祥的話，还是半信半疑。可是，“百德富”事实沒有避讓，一直向前走，順利地通过了这段航道。

“百德富到上海，要停几天？”英国船长又問阿祥。

阿祥伸出了一个食指，表示回答。

迈侖拉斯以为是一星期，所以高兴的說：“一星期，是
吧！那我可以到杭州去一次呢。”

“不！”阿祥說明：“只要一天你輪就可开航。”

“一天？不可想象。”

太阳移得真快，一下子就不見了。吳淞口的灯塔，开始閃着光亮。这光亮，引起了阿祥的喜悦，因为有了她，航行就有了方向。同时，也使他着急：夜到了，万吨船夜航浦江，是很少見的。黃浦江又狭又长，是世界有名的港口。就在口外抛錨等天明吧？阿祥不甘心：不能讓这艘大船成“水上仓库”。他决定夜航浦江，并把这一决定告訴了迈侖拉斯。迈侖拉斯一听，有点惊奇：“行嗎？”阿祥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派辛迪南到船头去帮助了望。”迈侖拉斯同意这样做了。

船順利地經過吳淞灯塔，向前行駛着。迈侖拉斯感到阿祥的确不简单，能打破常规夜航进港。

“嗚！”前面駛来一艘客輪，阿祥一看便知是“江亚”輪，就

把“百德富”号稳妥地駛靠右航道繼續前进。

客船越来越近，連船上的音乐声，旅客的欢笑声，都能听到。金黄色的“江亚”两字，也在电灯光的映照下，看得清清楚楚。迈命拉斯呆呆地望着“江亚”，他沒有任何理由再怀疑中国不能打捞海底巨輪。

“百德富”号在两岸灯火輝煌的浦江中順利前进。阿祥的两只眼睛，睜得象鵪蛋似的，注意着千变万化的船头几公尺，时而也望望更远的地方。白渡桥的輪廓，已經映在眼前。陆家咀就要到了。俗話說：“船长好做，陆家咀难过。”阿祥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前方航道的情况。

“百德富”号正要轉弯之际，苏州河里忽然“噹！”的一声。阿祥一看，一只小火輪，拖着一长列駁子，正順水而下。阿祥連忙采取措施：“左舵45度！”准备提早轉弯，避过小火輪。

“百德富”号繼續朝前行进着。

“左舵45度！”阿祥以为刚才那个口令，掌舵水手沒听清，又喊了一声。然而船，还是对直朝前。阿祥見情况不妙，自己前去扒动舵盘，要它向左轉弯。然而船头，还是不听话，对直的向着小火輪、向着白渡桥前进，眼看要碰了。阿祥急得一身冷汗，怎么办呀！連倒車都来不及啦。他忽然想起辛迪南刚才的話来：“这个舵呀！在海里象跳‘搖摆舞’真难使……”
噠！舵机有毛病。阿祥立即下令：“抛錨！”

在船头的辛迪南，听到老朋友宏亮的声音，馬上抛下了一个錨。

“再来一个！”阿祥又急促的大喊了一声。

“呼隆隆！”船头两个錨都下去了。

“百德富”号象“立正”似的，頓時穩穩地停在陆家咀的

弯曲航道上，避免了碰撞事故。

“舵机失灵，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早声明？”阿祥責問迈倫拉斯，并要求：“快，派人去修好。”

停了一刻鐘，“百德富”号又繼續前进，向着中南碼頭駛去。

碼頭上，稀稀落落的沒有几个人。迈倫拉斯似乎又神气起来，問阿祥：“一天？現在你看，人呢？”

迈倫拉斯以为阿祥所以說“一天”，是寻他开心，要他丟了去杭州的打算。因为他明白，以前这里装卸貨，两个人抬一条扛棒，再有就是用背揹、用手拖（拖老虎車），十天半月是常事，現在連人都沒来，怎么卸？

“人不是来啦。”阿祥用手指了指左前方的倉庫。

迈倫拉斯依着阿祥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見開动着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並沒有千百个工人来。

“这是我們的装卸机械，可厉害呢。一天可卸两三万！”阿祥为我国自制大批的机械而自豪地說。

“啊！不可理解。”迈倫拉斯搖着头說。

“百德富”号靠好碼頭，阿祥帶着胜利的心情，从駕駛台上下來，正好遇到装卸指導員郭玉松，这是阿祥从前参加罢工时的老朋友，就問道：“老郭，卸这船貨，要几个鐘点？”

“十八个鐘点。”

“什么？你們的干劲呢？这么說，一装一卸要一天半？”

“沒有办法呀！我們原以为百德富是五个艙口，那知道是六个艙口，开工不足呀！”

“缺机械？还是为什么？”

“說真的，机械是足够的，装卸工人也有，办法好想，就缺一个起貨机开关手，要等到半夜两点半才能来。”

“那好办”，阿祥一看表：“我来代三个鐘点，能行。”

“好，欢迎。那你干第三艙吧！这一来十二小时准完了。”

辛迪南拿着长咀油壺，在給起貨机加油。走到第三艙，看見阿祥在開車，就走到阿祥面前問：“你当了引水，工錢还不够？还要加班找外快？”

“不。”阿祥覺得，老辛是十年前的朋友，現在不理解他，問得很可笑。就說：“老辛，你變得不了解我啦。我開車是自願，根本不領錢。”

“这干什么？还不睡覺。你回家远，到我房間去睡吧。”

“我呀，为的是讓你們的船，早点开出去呀。”

“什么？你还在幫我們的船老板发财。你，你过去受了他們多少苦，到今天，你还要幫他发财？我，我在船上干，为了活命，沒有別的办法。而你，唉，你真是……讓它拋十天錨，有啥关系。”

阿祥是完全理解辛迪南的心情的。十年前，他也同样这样想。可是今天，他之所以要义务劳动，一心要提早卸完貨，不是为了替英国老板多賺几个鈔票，而是因为，船上装来的这批貨物，正是我們社会主义大跃进所需的貨物。它越早卸下船越好呀。所以对辛迪南說：“老辛，我对迈侖拉斯船长，英国老板，到現在，心里一直恨，望他們蝕本、垮台。可是老辛啊，你要知道，我們的国家，正在大建設，正需要各种物資。我自願加班做夜工，为的是使这批貨早日运到需要的地方，不是为了英国老板。”

不知是辛迪南已經明白了阿祥的話呢，还是为了怕起貨机发热，談到这里，他轉身走了。

两点半时，开关手小张接了阿祥的班。阿祥見天还没亮，

就躺在“百德富”号的大餐間里，由于疲劳的关系，一下子就呼呼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阿祥觉得全船异常的静，連起貨机的軋軋声也沒有了。“貨卸完啦？”他拉开綠色窗帘，向甲板一看，啊！在下雨，艙口都已关闭了。“这样怎么能在24小时后把船开出去呢？”阿祥想：“应该想办法，讓迈侖拉斯知道，大跃进中的中国人民，是怎样的有干劲和智慧。”他穿好制服，冒雨奔到装卸区办公室，对郭玉松說：“老郭，快，我們用大油布，去进行兩天装卸。”

郭玉松听了后說：“老赵，恐怕不行吧。英国人不会同意我們用土办法兩天装卸。不好看哪。”

“什么好看不好看，我們又不是出嫁姑娘。”阿祥說：“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我們去講講看。”

“好，走吧！”阿祥和老郭，一道上船走了。

“不行，不行。”迈侖拉斯的头好象銅絲纏的，連連地搖頭：“我們各艙，都有肥田粉，淋到雨要变質。”

阿祥說：“不要紧，我們中国船，常用这个办法，很好。”

“你們中国船小当然好，而我船，一万吨呀。”

“我們中國大船也不少。而且，卸貨是以艙口大小决定的。我們給你提早卸完貨还不好？”

“好，那你們卸吧。不过，貨物变質，你們負責。”

“我們保証貨物良好地卸进倉庫。”阿祥和郭玉松，見船長已同意，就滿臉笑容的走下舷梯，告訴装卸工人：“同志們！快給‘百德富’号搭雨篷！”

一声号令，大家就干开了。碼頭上的电鐘，分針才走了十轉，大雨篷已經搭好，繼續卸貨。大艙里的肥田粉，一大吊一

大吊地吊到碼頭上，已裝好雨篷的木条机一条龙似地把它送进了仓库。电鐘的时針还没走滿一圈，貨已卸完了。

下午，还是烏云滿天。风呼呼的叫着，雨滴滴的下着。而在中南碼頭上，装卸工人开着机器，在快乐地工作着。他們把一箱箱代表祖国声誉的貨物，裝到“百德富”号的大艙。

天又傍晚了。风，呼呼地好象在拉琴，雨，滴滴地好象在打小鼓儿，起貨机隆隆地好象在唱凱歌。装卸工人，快乐地在雨篷底下工作着。他們是这场大合唱的指揮人。

阿祥見貨就要裝完，就向船长房間走去，准备开船事宜。推开房門一看，不見迈倫拉斯。阿祥以为他已經知道这个情况，可能在駕駛台上先作准备了。就上駕駛台去找他。可是走到上面，門鎖得死死的，連个人影也沒有。

阿祥沒法，只好走下来。正巧遇到辛迪南，就問：“老辛，你們船长，真的去杭州啦？”

“沒有。他昨天看到你們碼頭上有这么多机械，知道不消三天，哪能去杭州呀。”

“那現在他人呢？我們找他要开船啦。”

“他去海員俱樂部酒吧間啦。他說反正要明天开船，晚上还要打彈子呢。”

“老辛，請你走一趟，要他回来，开船了。”

“阿祥，現在，你再急什么。昨天，你們要急用肥田粉，連夜帶雨搶卸。而現在，貨都裝好了，慢点开船有啥关系，人家是不急用的。你也辛苦了，也应睡个覺。”

“老辛，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片好心。可是老朋友，还是請你去叫船长吧。你要知道，我們是在大建設，是在大跃进。等一会，又要有船要靠这个碼頭了。‘百德富’号不走不行啊。老辛，我們中国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还要去开另一艘船